

红色经典歌曲曾陪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的裁判,那些造神的“颂歌”和概念、粗糙的“战歌”,逐步淡出了人们的音乐记忆。然而,一些真正来自民间又跳动着历史脉搏的歌谣,却仍留存于我们心里。其中一首名叫《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曲,从歌词到曲调,热烈奔放,朴实优美,朗朗上口,至今还为我们喜欢和传唱。

凭个人的记忆和查了这几个版本,以往的说法,这支歌或叫“江西民歌”,或谓“四川民歌”,直到这次去大别山,方知记忆和版本皆有出入。这支红色经典歌曲的出生地,不在江西和四川,而是豫南的信阳地区,一个今属罗山县的村庄,一个桂花盛开的山冲。

横亘鄂豫皖的大别山,曾是一部同井冈山、太行山齐名的恢宏革命典籍。掀开它一页页山峰,叠过它一道道山梁,越过它一条条山溪,在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来到了罗山县的何家冲。这里,曾是当年红二十五军军部的所在地,“打土豪”后,司令部进驻于“何氏祠”的深宅大院,在这里指挥、调动着千万工农武装,击退“国军”和“民团”一次次的围剿。当初这一带的领导人,是名叫王伯鲁的山民的儿子,有血性的汉子,曾领军和百倍于红军的敌人血战。四天四夜,终因寡不敌众,粮尽弹绝,被迫跳崖突围而捐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一块块山石上,镌刻了血与火的故事。

何氏祠至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祠堂几进几

出,恢复了当年军部的原貌,商计、扶伤、传令、碾磨等等雕塑,重现着红军将士活跃的身影。祠堂左侧的“红军医院”,门前的“红军井”,也让人记忆犹新。时值仲秋,这里出奇的宁静。祠堂前一条清澈的

桂花盛开的地方

杨匡汉

山溪,溪边桂花树、木樟树、栗子树翠绿欲滴,清香扑鼻。稍作远望,是云雾缭绕的层峦,你站在这座山,可以看见那座峰,峰回路转,也使田地相连,水木相依。当年一群衣衫褴褛却洁净整齐、面黄肌瘦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在这里吟唱着动听的歌谣:“青枝绿叶的房/青石板阳地区,一个今属罗山县的村庄,一个桂花盛开的山冲。

观惬意的背后,是一团团跳动的火焰呵。秋风吹了一阵口哨,呼啦呼啦千树万树的桂花都开放了。身上浸满袭人的花香,县委的70后宣传部长引领我们来到这个山冲的一片广场。广场中央那棵高高的白果果(即银杏)树,年轮标明已经八百余岁,它在大别山区数不上最高大、最年老,然而,正是由于树下有一支头顶青灰色八角帽、高擎绣着镰刀铁锤五角星的红旗的年轻队伍,从这里集合出发走上伟大征程,才使古老的大树更有丰碑的意义。如今大树的背后是一面巨大的弯刀形石墙,上面用隶书刻写着《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全文:“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领导群众数千万/跳出地獄鬼门关/不再

受摧残,不再受摧残/封建制度彻底要推翻。”这支四分之一拍、中速、明快喜悦的歌曲,是革命烈士吴靖宇等人根据桂花繁茂的特色而写出歌词,又经民间艺人王舜依照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改编谱成。于是,这支带着桂花香气的革命歌曲,随着红军战士的踏石留痕的脚步,从大别山唱遍苏区,终因民众的喜闻乐见而传遍大江南北。

如今,农历八月依然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宁静和灿烂。我们走进“红军医院”东侧的一户人家,徽派建筑的院子里,老夫妇俩坐在小板凳上,戴着手套,用剪刀修剪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栗子,手脚十分麻利。院子里还有一个炒茶的大铁锅,等着秋茶下来再忙活。子女们都外出打工去了,这对“空巢”老人有自家种的无污染的蔬菜以及家禽。主食呢?这不,言谈之间,啫铃铃的声音传来,那是有人专门踏车挨门逐户地送米、馒头,日子过得蛮自在怡然。全山冲一千余人,年轻的大多出门了。有的人家建起新房,也不忘记在院内种上一两棵桂花

树。有心计的村民,则在桂花开放之后、落地之前,在树的周围铺垫薄膜,将缤纷的落英收集、洗净、晒干,封存起来,在酒糟里放上数瓣,就会酿出香香甜甜的桂花酒,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何家冲不过是大别山区一个普通的小村。它的历史和现状,使我们感到既遥远又亲近。当地人告诉我,也是在桂花盛开的季节,一群红领巾小朋友来到何家冲,望着石碑,轻声念着“红二十五军长征

2013年的夏秋之交中国高温酷暑,为几十年来所未有。尤其是上海,先说是“50年来所未有”,后来又升高,说是“100年来所未有”。

于是有人认为地球真的是在变暖。其实未必。高温为百年未有,换句话说说百年前曾有过这么热,那也等于说2013年的气温没有高过一百年前。一百年前的酷热没成为地球变暖的先兆,一百年后的酷热为什么一定会成为地球变暖的征兆呢?

当然,“地球变暖说”不是始于2013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开过一系列气候变暖的会议,科学家发言,政府表态,联合国通过《公约》,都在鼓动人们相信地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孰料就在那个大气气候变暖的美国的另一家国家冰雪数据中

出发地标志”,问一位拄着拐杖走过来的白发老人:“爷爷,什么是长征呀?”这位山区区长者慢慢开了口:“长征就是走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这条路走到终点就是胜利。可到了终点又成了起点,又要走下去,一步一步,一程一程,一直走下去。”多么富有民间智慧的诗性回答!那些当时似懂非懂的红领巾,或许在桂花新一轮开放的时机会懂得,老一辈的长征已经走到终点,而他们的长征刚刚开始。

说热道冷

邓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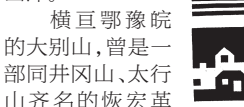
心最近又向世界发出警告:“全球在变暖”,根据是:与2012年8月相比,今年同期北极冰盖面积增加了60%。一会儿说变暖,一会儿说变冷,让我们听谁的?

我们脚踩的这个地球很怪,此处热,彼处一定冷,夏天过热,冬天一般过冷。从总体上看,上一年的气温同下一年的气温相差无几,可以略而不计。为什么?因为气候的巨大变化是以万年、十万年、二十万年为周期的。正因为地球变暖,猿猴才多起来;又正因为地球变冷,工具猿才下地直立,把前脚变为制造工具的手,手增大了大脑的比例,成了类猿人。从

内因上说,人是尚未特化的古猿变的;从外因上说,也是因气候变化而变出来的。人类会善待气候变化。

问题是今天的智人比二百万年前的蒙昧人有智谋,会利用气候变化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包括科学家,也会像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科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他们利用气候变暖强调减排,是要让发展中国家减速。他们该排的排过了,今天他们发达了,少排了,就叫你们少排,玩那种“我先骑你,你再驮我”的把戏。还有,他已经把高炭的项目转给你发展中国家了,你已无法摆脱了,他提出减排,那就是: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

请大家放心,现在是21世纪,到1021世纪,即10万年内地球不会暖到哪里去,上海不会下海。



横亘鄂豫皖的大别山,曾是一部同井冈山、太行山齐名的恢宏革命典籍。掀开它一页页山峰,叠过它一道道山梁,越过它一条条山溪,在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来到了罗山县的何家冲。这里,曾是当年红二十五军军部的所在地,“打土豪”后,司令部进驻于“何氏祠”的深宅大院,在这里指挥、调动着千万工农武装,击退“国军”和“民团”一次次的围剿。当初这一带的领导人,是名叫王伯鲁的山民的儿子,有血性的汉子,曾领军和百倍于红军的敌人血战。四天四夜,终因寡不敌众,粮尽弹绝,被迫跳崖突围而捐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一块块山石上,镌刻了血与火的故事。

贺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成立

程羽黑

岭表重开学海堂①,名儒星聚有辉光。杖朝大老常龙见②,冠岁诸生尽雁行。此地果能踪履下,斯文何止振芳方。他年列国尊吾道,宛若蒙山泗水旁。注:①阮元学海堂在广州。②饶公九十余。

到底有什么不应该说

杨康笑宇

竞争是残酷的。初升高,要撞破头;考大学,更是要升级到其3.0版:也就是俗话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过度竞争,我们往往会短暂地“失明”:看不到身边朋友对我们的友善,感受不到同学的关爱。把每个同龄人都当成了直接竞争对手,心存芥蒂,虎视眈眈。于是,我们变得狭隘,变得鼠目寸光,变得谎话连篇。我们试图隐瞒自己学业上找到的机会、遇到的伯乐、甚至是一本好的参考书;明明开夜车学习到了凌晨三点,却忽悠最好的朋友说自己打电竞。我称之为竞争焦虑症。

我曾经被竞争焦虑困扰好几年。自从出国读高中,我豁然开朗了。眼界变宽了:我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我身边的同学们——因为在我发现,在我曾经看不到的角落,还有千千万万个莘莘学子为了实现他们千奇百怪的梦想在刻苦读书。世界之大,完全可以容纳上万个优秀青年;大海辽阔,任凭无数巨轮航行。不必要撒谎,不必要隐瞒;敞开心扉,享受生活,感恩万物。做好独特的自己,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分享,是一门艺术。分享知识,分享快乐,生活,本该是简单而美好的。唯一的问题是:勇于表达自己的我,到底还有什么不应该说?



回家 (水彩画)

吴智明

《上海广播电视志》的“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大事:“1984年2月1日,上海电视台建成新闻播出中心,实现了采、录、播、摄一条龙。”这是将电视新闻播出环节由录播变为直播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电视新闻同国际接轨提升新闻播出时效和科学管理的一大飞跃。这又是上海电视台新闻改革率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范例。

中国的电视新闻直播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创时期,但是时效慢,程序多,效率低。新闻都是明日黄花,新闻不新也。

那个时候,电视台的领导者和记者们发现,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早就推行了“采、摄、编、播一条龙”的新闻直播的生产流程。不是中国大陆的电视台不想这样操作,而是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技术事故风险,设备投入的代价也大,运作团队的整体协调难度也大。直播过程中,从演播室的主持人、摄像师到导控室的导演、摄像员、字幕员、技术员等等,都处于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而一丝不苟的严谨流程。所有人必须听从值班导演的指令,而值班导演又必须思路清晰,反映敏捷,处变不惊。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错误,都会造成播出事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中央电视台在上海电视台成功实施新闻直播很多年之后才开

始推行新闻直播,其原因不言而喻。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视台台长的龚学平下决心同国际接轨,雷厉风行地吃起了“第一只螃蟹”。

正好复旦大学刚刚分进来四位新闻系的高材生:张明,高德龙,戴立明,冯瑜,分在编通科,跟着老科长毛宙年学编辑。

领导们讨论新闻直播的人选时,一致决议,就让复旦毕业的高材

全国首创直播一条龙

卑根源

生担任新闻直播的导演,坐在新闻切割台的关键位置,玩一把心跳的感觉。

新闻部支部书记汤渭达领着他们一次次地开会研讨动员,一次次地播前模拟实战演练,一次次地调整分工调整编排调整串连细节。我作为采访科科长,则全力以赴地组织采访精彩的电视新闻,确保新闻直播的版面容量和质量。

几十条新闻片,一段段串连词,还有一条条开播新闻和图片新闻,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而且是在没有提示器的情况下,以直播状态行云流水般呈现在观众面前,画面与画面,语句与语句,字幕与字幕,新闻与新闻之间,完全是无缝衔接,完

全是实战考试。

高德龙,这位人高马大的帅哥,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新闻直播老照片,“为了播出效果更好,当时决定新闻直播间,也就是新闻演播室采用冷光源,”高德龙如数家珍讲述着当时的种种细节,“我们还特意去复旦大学光源实验室,请教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

那时,根本没有提词器。新闻主播的出镜串联词全靠主播背功好,实在较长的串联词,便有人在纸上写好串联词,放在主播对面的架子上。

招聘进来的播音员李培红、邱国方,那时还上不了主播的位置,只能眼巴巴地跟在主播后面观察学习,偷偷地操练。半年以后,开始上岗,开始了新闻直播的生涯。

也算是一条八卦旧闻吧。帅哥高德龙和后来成为家喻户晓名主持的李培红的佳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从新闻采访部到新闻编辑部,从新闻导控室,到新闻演播室,其实就是采、摄、编、播一条龙新闻直播流水线。而中国电视新闻直播间的运作流程与国际接轨,就是从上海电视台开始的。

十日谈 新闻的力量

白石63岁时,画虾已很相似,但还不够“活”,便在碗里养了几只长臂虾,置于画案,每日观察,画虾之法亦因此一变。一九四八年,画《虾趣》图,用淡墨染虾体,用浓墨点睛,墨、水、宣纸交融。墨色深浅浓淡,动感盎然。一对浓墨眼睛,脑袋中间用一点焦墨,重感立增。

白石的《虾戏》中,八只虾形态各异,或嬉戏打闹,或左顾右盼,或交头接耳。中间几只,看似拥挤,实则繁而不乱。戏之虾,是白石在自抒:乐观、自足、充满活力和情趣?

“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牧驴三年。观驴、放驴,与驴接触、与驴对话。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驴比人好”,所以,他画驴,用墨深情,是对最朴实、最忠诚动物的最高礼赞。

中国水墨,是审美的独立性,丰厚得神。

醉墨 醉墨,观照于心,对应魂魄,艺术和人生的大道。

